

中国不幸家庭扫描

泣血盼魂归

家庭  
万象

书馆

珠海出版社

# 泣血盼魂归

陶春芳等编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泣血盼魂归/陶春芳等编

(家庭万象丛书)

ISBN7-80607-123-7 ¥16.00 元

I. 泣

II. 陶

III. 文学—纪实—当代

IV. I25

**泣血盼魂归**

© 陶春芳等编

终审:成平

策划:赵洪林

责任编辑:赵洪林

装帧设计:吕唯唯 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96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ISBN7-80607-123-7/1·80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系编选作品,因部分作者地址  
不详,请速与本社联系,寄稿费样书.]

# 家庭万象丛书编委会

|      |     |     |     |     |     |
|------|-----|-----|-----|-----|-----|
| 顾问:  | 张炯英 |     |     |     |     |
| 主任:  | 时述花 | 雷于蓝 | 杜学芳 | 陶春芳 |     |
| 编委:  | 樊爱国 | 柳明  | 乔桑  | 郭俊峰 | 王振忠 |
|      | 曲广田 | 刘立民 | 李仲秋 | 孟令哉 | 常琳  |
| 主编:  | 陶春芳 | 乔桑  |     |     |     |
| 副主编: | 樊爱国 | 柳明  | 王振忠 |     |     |
| 编撰:  | 王振忠 | 王玫  | 王玉琦 | 王雪华 | 玄彩莲 |
|      | 乔桑  | 刘立民 | 曲广田 | 朱迎丹 | 李仲秋 |
|      | 李向阳 | 李若芳 | 李淑萍 | 苏平琳 | 孟令哉 |
|      | 陈素梅 | 查丽艳 | 高丽亚 | 常琳  | 陶春芳 |
|      | 陶荔灵 | 童健  | 樊爱国 |     |     |

---

## 目 录

|                     |               |
|---------------------|---------------|
| 在人道的涡流中.....        | 李晚成 (1)       |
| 春风难逾礼教关.....        | 李晚成 (30)      |
| 陆小曼晚境凄凉.....        | 水 来 (41)      |
| 她是悲剧的真正角色.....      | 章 春 (46)      |
| 上官云珠的曲折婚姻 .....     | (58)          |
| 生死与共 一代悲歌.....      | 周 易 (66)      |
| 谁能告诉我.....          | 越 牛 (81)      |
| 部长的三次离婚诉讼.....      | 韩晓冬 (92)      |
| 寻呼当年女战友 .....       | 戴袁支 (100)     |
| 我在寻找那颗星 .....       | 江宛柳 (114)     |
| 十七年为夫为妻肠断天涯 .....   | 顾金生 (155)     |
| 苦恋四十年 .....         | 赵 彬 (161)     |
| 妻是夫的眼, 夫是妻的腿 .....  | 吴 千 (167)     |
| 半个世纪苦恋感天动地 .....    | 关 前 (174)     |
| 来自家庭的支撑力 .....      | 陈培余 (185)     |
| 红军夫妻的五十九年爱情长征 ..... | 方童凤 乔林生 (193) |
| 魂葬 .....            | 陈 健 (200)     |
| 忘年恋情 .....          | 洛 恪 (206)     |

|                       |         |       |
|-----------------------|---------|-------|
| 悲歌一曲唱晚晴 .....         | 李光武     | (213) |
| 生命和艺术的颂歌 .....        | 王平安 任慎友 | (220) |
| 风雨三十年 .....           | 梅 志     | (240) |
| 魂断蓝桥五十年 .....         | 石钟杨     | (257) |
| 一位知名导演与她疯丈夫的三十年 ..... | 彩 麟     | (270) |
| 赵青的生死恋 .....          | 贻 林     | (289) |
| 爱的奇迹 .....            | 方 刚     | (299) |
| 命运与婚姻 .....           | 史 航     | (309) |
| 花环与锁链 .....           | 张西庭 贾鲁生 | (330) |
| 泣血盼魂归 .....           | 邱 明 刘 桅 | (347) |
| 永远的伤痕 .....           | 谷斯范     | (356) |
| 发生在教授家里的惨案 .....      | 孙云龙     | (371) |
| 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型家庭 .....   | 天 天     | (379) |
| 离婚情歌 .....            | 孙纯福 肖 岗 | (386) |
| 婚外情，十几年后引发连环案 .....   |         | (393) |

---

---

## 在人道的涡流中

### ——鲁迅的婚姻与爱情

鲁迅在《两地书》的序言里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给我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这番至诚而又磊落的言语确实撞击出了睿智与远见的火花，因为字里行间透着先生的乐观。他坚信，不久的将来，自己那曾受毁誉，或被许多人不能理解的爱情和婚姻，最终会得到合乎道德的评价的！

然而，在今天常人所能见到的鲁迅传记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内容却大大地被淡化了。这种人为的隔离，非但阻断了今人与过去相通的途径，使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追求新道德的艰难；而且更有碍于从非神化的方面，揭示出先生人性丰富内涵，使我们在孝与爱、情与怜的涡流中，看见先生伟大而又人道的品质。

### “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

1899年3月16日，18岁的鲁迅与朱安正式订亲，这一撮

## 2 家庭万象丛书

合完全称得上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绍兴地方色彩的揉合。

按绍兴当时的结亲习俗，很讲究“大娘子”与亲戚联姻的规矩，也就是要求女方比男人长2至4岁，最好还能是“姑表亲、亲上亲”。朱安比鲁迅大两岁，生肖不犯冲，再加上拐弯抹角地也能沾上点亲，故而母亲鲁氏是极满意的。

不过，鲁迅对这个撮合并不热心，按照“穷出山”的抱负，他很想无牵无挂地在天地间施展一番。无奈母亲催促甚紧，体谅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压入了心底。鲁迅知道父亲中年辞世，继而四弟椿寿又因肺炎丧生，母亲在接连的打击下，感情上的悲怆与精神上的寂寞已到了无法排遣的地步。她与旧式的老人一样，都对子嗣茂盛寄予厚望，长子的婚事当然也在这厚望之中了。

与鲁迅的不热心相比，亲戚中的不理解就显得严重些了。他们当然不是琢磨18岁的男子该不该娶亲，而是觉得按亲疏排列的顺序，掐指算一个手掌，也不该超出鲁迅的表姊妹们啊！

鲁迅的小舅有四个女儿，个个识字断文，其中尤以大女儿琴姑为好，甚至还能看懂很深奥的医书。她和鲁迅自小相识，确也曾动过此生能与周家大兄弟红绳相系的念头。后来鲁迅去南京念书，有人果然替两家的亲事谋议起来，不知何故热了一阵就偃旗息鼓了。这事鲁迅一点也不知道，但琴姑是知道的。直到父亲把她嫁给他人，她才明白此生入周家已无望。未久，她奄奄病逝，临终前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生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琴姑死后，贴身妈妈把这话传给了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听完，低着头半天也没有吭声。对此，鲁迅的小舅怨上了姐姐，他气愤地对鲁

迅母亲说：“难道周家的门槛就那么高吗？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

面对兄弟的责备，鲁迅的母亲有口难辩，她何尝不亲近自己的兄弟？她何尝不疼爱自己的侄女、外甥女们？但她更爱自己的儿子，她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媳妇陪伴儿子终身，在见到朱安之前，她确实是自信朱安完全胜过了侄女和外甥女们。

使鲁老太太得到这自信的人，是鲁迅本家叔父的老婆谦婶。谦婶生得矮小，但人很漂亮，能说会道，精明强干，颇有王熙凤之象。她曾有一子，发高烧夭折，之后再也没有生育。或许是寂寞之苦、丧子之痛相通，这一对本家妯娌就很谈得来，平时只要谦婶一到，鲁迅的母亲就像见到倾诉烦恼的话篓子，心情也会变得宽慰开朗一些。天长日久，她对谦婶的信赖和友情也与日俱增。关于鲁迅与朱安的婚事，谦婶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她非但充当了媒人的角色，而且还极尽夸张之能事，对朱安作了种种尽善尽美的描绘，终于使鲁老太太相信朱安比琴姑、意姑、酆永平这些她看着长大的外甥女、侄女们更胜一筹。于是，出于爱子之心的鼓舞，她终于做出了不怕开罪亲戚们的决定。

婚事就这样在充满旧俗弊端的气氛中议成了。接着，周家按规矩出具“求帖”送到了女家，朱家也备了“允帖”。跟着就是什么“文定”、发盘之类，即请朱家择定吉日，周家向女家致送聘礼，内有钱银、绸缎、喜花、红帖、钗镯、鸡鸭鱼肉、船亭、果亭、花酒、束拜等物。然后，女家再回礼，把礼物放在托盘、抬盒里，吹吹打打地送至男家。

这一番礼节行过，新台门周家和丁家衢朱家的亲事就算定下了。可是到此时为止，朱安究竟是什么模样，鲁迅的母亲和兄弟们还未曾看见过一回，至于鲁迅，那更是无从知晓了。他

#### 4 家庭万象丛书

当然相信母亲厚爱所及的结果，但出于新旧差异的考虑，他还是在给母亲的信中提了两条想法，一是要求女方放大脚；二是要求女方能识字。然而，遗憾得很，就连这两条起码的要求，朱安也没有应允。

转眼7年过去了，朱家催娶的敦促越来越紧，而东渡日本的鲁迅又一直在这事上不疾不徐，直把母亲搞得坐卧不宁。谁知，这当儿又起了一阵风闻，一个同乡说在日本看见鲁迅与一日本女子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神田散步。这消息震动了乡里，朱家的人大为恼怒，派人前来查实和催婚，鲁氏也觉得不能再捱下去了。于是，家书迭至扶桑，促鲁迅赶快回国，看看效力不大，索性又发去急电一封，道是母亲生病了。鲁迅极孝，见电文后，马上心急火燎地返回了家乡，直到跨进后门，瞅见挂红结彩的场面，方知自己快挨近洞房花烛夜了。

鲁迅的婚事，鲁老太太是竭尽全力地按照体面款式来置办的。她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典掉一部分房子，换钱请人来修缮新房。婚礼的仪式一应俱全，什么发行嫁、送盘面、剃头开脸、盥浴仪式、敲锣上轿、亲迎吹打等等。族里人知道鲁迅属新派人物，个性又强，担心他对旧俗不肯就范，于是事先商量好一番措辞，把鲁迅找来打通脑筋。谁知，鲁迅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讲完，一口应允了大家的要求。族里人都觉得蹊跷，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鲁迅只要是不拂母亲心意的事，再大的屈辱，他都做好了忍受的准备。

六月初六那天，三个台门里的本家一起聚拢，由老台门里的族长熊三公公充当“南极仙翁”，登堂祝福，婚礼终于在一片吉庆声中开始了。本来，鲁迅早已剪掉辫子，如今却戴上了一顶罗制的简帽，硬压着一根拖出的假辫子，四下里作揖回礼。他脸上强施着笑，心里极不舒坦。但是最使他痛心的却是花轿进

门后的一幕，当时男家主顾嫫嫫走到轿前呈茶盘，就在他掀轿帘的当儿，突然从轿里掉出一只新婚的鞋子。原来，朱安仍旧缠着小脚不放，娘家不愿在拜堂时扫了女婿的兴，就给女儿套上了一双伪装天足的大尺码绣花鞋。朱安人本短矮，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小脚又挂不住大鞋子，待到了周家就发生了上述的一幕。这短短的瞬间，使鲁迅本能地预感到一种极大的不祥。

闹哄哄的喜宴散罢，新人入了洞房。经过鲁迅的询问，他才知道新娘子不但没有放足而且也不识字。天哪，这就是要与我一生厮守的妻子吗？鲁迅失望极了，但是又不能发作，他深知母亲已为自己操够了心，本意是善的，不幸的只在于她轻信了媒人的话，把儿子也置入了这个不幸的网中。我绝不能由于自己的缘故再伤老人家的心了。尽管我为了改变病态的人生，可以抗世，可以悖俗，但是为了使含辛茹苦的母亲少些失望，我应该克己，作出牺牲。想到这里，鲁迅忍住了急急冲来的不快，独个坐到灯下看起书来。

知子莫如母，鲁老太太也感到了事实上的朱安与想象中的差异。她担心这会影影响儿子的心情，一到夜深，就悄悄地来到儿子的新房外，隔着门听了好一阵，只见屋里亮着灯，一丁点儿谈话的声音也没有。难道我做错了吗？鲁老太太不敢想下去了。第二天一早，鲁迅照常以亲近而又敬重的态度向母亲问好，有什么事情也仍然和母亲叙叙，但从他那压抑忧郁的神情中，鲁老太太毕竟还是体会到了儿子心中深埋着的艾怨。就这样，这对不嗔不爱的新人在完成了形式上的结合之后，鲁迅就告别了家人，带着周作人又去了日本。在日本，挚友许寿裳向他问起了新娘的情况，鲁迅苦笑着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好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 “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

鲁迅在日本继续着他的留学生涯和文学活动。几年后，周作人居然完全自主地同一位日本姑娘结了婚。他之所以能在母亲毫不干涉的情况下如愿以偿，究其缘由，还不是鲁迅付出的代价，使鲁老太太也开始意识到：儿子们婚姻的幸福并不是靠她能赐给的！鲁迅是经过严寒的人，他见二弟沐浴到了爱情的温暖，衷心希望他们幸福快乐，同时，为供养他们，就毅然舍弃了下一步的进取计划，于1909年夏天只身回国谋事。

俗话说：“久别夫妻胜新婚。”但鲁迅却不能感受到此番常情。在杭州和绍兴期间，他依旧同朱安形同陌路，怎么也生不出感情。有一回，鲁迅的母亲把儿子叫到屋里，问他媳妇有什么不好。鲁迅摇着头说，和她谈不来。老太太又问怎么个谈不来，鲁迅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接着鲁迅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自己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呢？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

听了儿子的表白，鲁老太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当然不能理解夫妻间思想上缺乏共鸣是一种痛苦，原以为少年夫妻只要待在一起，迟早会好的，可儿子偏偏是少有的倔强，无论如何也和媳妇好不起来，而且既不责备，又不吵闹，这种不温不火的“和平共处”，加深了鲁老太太心中的苦恼。

其实，鲁迅对这半死的婚姻，并不是始终抱着冷如冰霜的态度的。他知道朱安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是一个没有选择权和发言权的可怜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成了旧制度的牺

牲品。出于同病相怜的道义，鲁迅也曾试图通过帮助朱安识字和提高文化来培植感情的新芽。可是，朱安头脑中封建的妇德观念太顽固了，在婚后的这些年里，她既没有去识字以求实现丈夫的期望，也没有放开那裹紧的脚，始终保留着封建大家闺秀的矜持。鲁迅终于失望，心中仅存的一点儿温热也消失殆尽了。不久，出于事业的需要，鲁迅又一次离开了母亲和朱安，独自去了北京。光阴荏苒，一晃就是数年，直到1912年12月24日，在北京谋事的鲁迅才把家人接到北京团聚，朱安也随之住进了八道湾的新宅，久别重逢后，这对挂名夫妻能否冰释前隙，归于和好呢？鲁老太太的心中充满了指望。

住进八道湾不久，鲁老太太就发现，儿子与媳妇表面上仍然是“相敬如宾”，经济方面鲁迅也给予信任，有时朱安娘家人来京，鲁迅以礼相待，遇到困难还寄钱资助，这一点很使朱安感到“体面”。但从内里上看，存在于他们中间的距离丝毫也没有缩短。八道湾有北屋三大间，西边一间是鲁迅母亲的卧室，东边一间是朱安的卧室，中间堂屋兼作洗脸和吃饭的地方，靠后有一个长炕，鲁迅就睡在这炕上，过着独居的生活。而且为了抑制自己可能会出现尽丈夫义务的念头，在冬天他也决不穿棉裤，以求平静自己的性情，更多地留意于事业。有一年冬天，很冷，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放在他的床头，万不料竟被鲁迅送了回来。鲁老太太知道后，托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劝劝儿子，免得冻着。鲁迅听了劝说后道：“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对于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朱安的内心也充满了痛苦，她对鲁迅确实怀着敬重而又钦佩的感情，她也深知自己和鲁迅的距离之远，不努力追赶是无望的。但事情却又坏在她内心的自卑和外在的矜持，那么地不吻合，偷偷地追赶，又不愿人家

发现，自己想做的，又不要别人帮助。有一个时期，鲁迅教院子里的几个孩子做体操，趁鲁迅不在家的时候，女孩们发现朱安也跟着一起练习。当时孩子们奇怪，为什么大师母对小孩子做的体操会发生兴趣？尤其是她那僵直的腰腿，使她弯不下身子，踢不直脚，这是何苦呢？后来，他们才悟出，原来这就是大师母对大先生的尊敬和爱慕的一种表现，她认为大先生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她在暗暗努力跟上大先生的步伐。可惜，这种蜗牛式地爬行毕竟太迟缓了，哪里可及正同着时代一块儿迅跑的鲁迅呢？朱安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了，她只能把全部身心放到了照顾鲁迅生活的方面。鲁迅和兄弟周作人失和搬迁，因为刺激太大，一头病倒了。朱安见他吃不下饭，就把米捣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还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爱吃的菜。平时，鲁迅在家写作，喜欢安静，朱安总是再三地恳求邻居的孩子们不要去扰他。总之，这一切尽心尽力的照顾，都来自一个简单的动机，她希望能拽住鲁迅，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殉葬品。

正是这种害己又害人的想法，铸成了一个漫长的婚姻悲剧，而在这出悲剧中，蒙受痛苦最深的恰恰又是鲁迅。因为相对于懵懂的朱安来说，鲁迅是清醒的，而且他那硬骨头的坚韧性格，本身又容不得妥协。然而，在母亲和朱安面前，他又不能不妥协，不能不保持着冷静和镇定，这是何等的精神磨难啊！他内心的长嚎唯有面向这黑暗的社会，呼喊出种种愤怒的声响。1919年1月，继《我之节烈观》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随感录四十》，其中引用某青年的一首《爱情诗》就典型地宣泄了他心中的不平，诗云：“我年19，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盟约。仿

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这不正是鲁迅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吗？精神的磨难越深重，他的呼喊越是有力量，越是持久，他说，“我们要叫到旧帐勾销的时候”，要叫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尽管我自己“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当然，有呼喊的，就有被唤醒的。正当鲁迅这一代人用自己的牺牲去填平通向新时代的沟壑时，新一代的觉醒者却更勇敢、更坚强地站立起来。在这千千万万个被唤醒的新女性中，有一个揣着火一样热情的年轻人，无畏地闯进了鲁迅已于爱情无望的生活。

## 拉开了《两地书》的帷幕

闯进鲁迅生活圈里的人是许广平。她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官僚家庭。论年龄，虽说要小鲁迅 17 岁，但社会给予的磨难却使之过早地懂得了人生真谛的宝贵。就在她刚生下的第三天，父亲许炳瑶于酩酊大醉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以“碰杯为婚”的方式，把她许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人家。酒醒后，父亲大有懊悔之心，谁知马家得了口彩不饶人，马上下聘礼，硬将酒中戏言做成了父母之命。许广平年岁稍长，渐谙人事，知晓了自己的终身是这么轻率地受人支配时，就开始领略到了所遇非人的滋味。好在广州开埠甚早，进步思想已有传播，再加上许广平生性又倔，反抗之心当然也早熟了。8 岁那年，母亲要给她缠足，她大哭大闹，死活不依，母亲无法，只好随了她。到了上家塾的年龄，父亲只准老师用土话教她读书，许广平见兄长们能用官话读书而自己不可，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又进行了反抗，

父亲被闹得无法，也只好随了她。斗争的胜利使她备受鼓舞，13岁那年，她第一次公开地向家人表示了对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1911年，许广平的母亲去世，未久，辛亥革命又爆发，鉴于局势的变化，他们举家迁往澳门。在澳门期间，许广平常常得到民主思想浓厚的大哥许崇禧的教诲，并在他的影响下，阅读了许多进步报刊，于是在渴望为国家民族解放出力的同时，又生出种种幻想，但愿学到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

1917年，许广平的父亲病故，二哥从北京回广州奔丧，非常同情妹妹对包办婚姻的憎恶之心，于是亲自出面帮许广平解除了婚约。就挣脱封建婚姻的锁链而言，许广平比鲁迅幸运得多了。或许正是这一系列反抗得到的甜头，把许广平性格中不平则鸣的因素也越发扶植得大了。

1919年，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消息传来，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许广平立即投身运动，成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10月10日，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多名群众，许广平和其他女同学用旗杆作武器与军警搏斗，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翌年5月，校方因为许广平和一些女同学不顾拦阻去参加了“五七”国耻纪念大会而宣布将她们全部开除。为此，许广平又率领同学们据理斗争，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然而，这一切火热的战斗，并不能驱走她胸中的苦闷和对人生的困惑，她探索的触手延揽过众多的思想和主义，但哪里有拯救人生的良剂呢？1922年，许广平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这里，她欣喜地发现，自己似乎是看到了一具能照亮心灵暗处的火把，这执炬人就是鲁迅。

许广平在听鲁迅授课之前，其实因震于翻天覆地的名声早

已按自己的遐想，在揣摩起先生的样子了。可是上课钟声的余音还没收住，投进教室的却是一个黑影子。定睛细看，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鲁迅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坚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怒”字。其次是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他形貌鹤落，讲课时，还常从讲坛跳上跳下，结果使得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暴露无遗。许广平记得，当时女学生们望着先生那像黑夜一样的服饰，以及像星星一样熠熠的补丁，都哗笑了！“怪物，他怎么像出丧似的乞丐头儿。”有人私下里窃议。可是，随着讲课时间的流逝，那笑声却像瞬间散去的云一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肃然。没有谁走神，也没有谁惦记着时间，当下课钟声响起的时候，同学们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想围住先生请教，可先生的影子已闪出了教室。从此，鲁迅就成了她们最为欢迎的导师。对许广平来说，更是如此，她觉得先生每星期一小时的课太少了，而盼望这时刻的心情，却似小孩子盼着过年一样的急切。到了那一天，许广平总是早早地来到了课堂，占好第一排座位，并且还是“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她想引起先生的注意，因为她预感到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或许先生这样的人是能指引的。

1924年，校长许寿裳去辞，由杨荫榆继任。这是一个很会钻营的女子，且又与政府和社会上的腐朽势力勾结甚紧，平时她很少到校视事，整日里忙着宴会应酬，但在排除异己，压制进步言论，推行奴化教育，向学生征收额外费用等方面，却是十分卖力。为此，学生们只要一看见这个扎着白头绳、穿着黑花缎旗袍、披着斗篷的女人，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反感。时